

甘青交界处的跨越

保安族和撒拉族的脱贫故事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青海循化电(记者熊争艳、马莎、骆晓飞、陈炜伟)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传说是女娲堆积石头而成,人们称之为“积石山”,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

山两侧,一边是甘肃积石山,一边是青海循化,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2万和10.1万的民族——保安族、撒拉族,同属我国28个少数民族。

在黄河边生活数百年的这两个民族,世代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业,不少群众生活贫困。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两个山水相邻、习俗相近的民族,发生了什么变化?

“千锤百炼”与“辣味十足”

炙热的火炉上,制作保安腰刀使用的钢铁片被烧得通红。马尕主麻两鬓的汗珠滴到滚烫的刀片上,发出“吱吱”的声响。41岁的他个头中等、皮肤黝黑,打刀已20多年。

“小时候家里穷,我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以打刀谋生,以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年忙300多天。”家住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的马尕主麻,是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的传承人。

镇里大墩、梅坡、甘河滩三个村子,被称为“保安三庄”,是保安族群众聚集区。腰刀,是保安族的宝贝。“打刀是个辛苦活,但腰刀可交换牧民的牛羊,也可买卖,贴补家用。”在马尕主麻记忆中,以前村子里,人们谋生的方法似乎只有抡锤打刀。

过去,一把腰刀需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纯手工打制,花费数周甚至数月。2006年,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打磨、抛光等工序可由机器完成。马尕主麻自家的小院里,破旧的土炉子和生锈的铁锤旁,是崭新的打刀器械和标准化的操作台。“我招了50多名学徒,大部分是贫困户,还有一些残疾人,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可以稳定脱贫,还能把民族技艺传下去。”他说。近年来,在政府支持下,通过开办扶贫车间,这一特色手工业品产业释放出显著的带贫效益。

黄河流经青海循化,两岸丹霞地貌,壁立千仞。外人眼中,这是令人向往的壮美山河,长期聚居在此的撒拉族人却常望河兴叹。河床太低,难以引水灌溉,自古就有“干循化”之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被列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58岁的马热者卜,循化县新建村农民。他布满皱纹的脸,就像脚下缺水的土地。2015年底,作为贫困户,他拿到1万多元的到户产业扶持资金。“种麦子不挣钱,又没技能,我能干啥?”他一度迷茫。村干部帮他采购了几斤线辣椒种子,他种在自家3亩地里。这种细长像线的辣椒,皮薄、肉厚、色鲜红、味香醇。“以前辣椒不好卖,现在拉面馆老板到村里来收购,第一茬能卖到25元一斤。”马热者卜说,一年收三茬,一亩地年收入至少5000元。在新建村,像马热者卜这样的20多户撒拉族贫困户都种上了线辣椒。

在循化,辣椒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从“要我种”到“我要种”,热火朝天的线辣椒种植,让上万名撒拉族群众尝到了甜头。脱贫路上,辣椒飘香。

外出兴业与返乡创业

在循化县下科哇村,记者碰到撒拉族青年马进山时,他正忙着盖房。“这次回家4个多月,就为盖房,了却爸妈的心愿,他们受了半辈子的穷啊。”马进山身后,一边是住了快30年的火炕平房,一边是拔地而起的3层小楼。

28岁的马进山清瘦白皙,在陕西、浙江等地的拉面馆工作十多年,最初在别人的拉面馆跑堂,后来自己开了店。在杭州开馆是4年前,投资15万元,其中5万元自己掏,另外10万元是循化县政府为扶持拉面产业提供的产业到户资金和扶贫创业贷款。“当年就收回了成本,一年下来利润也有约20万元。”马进山掏出他的杭州“市民卡”给记者看。他说,还想再开几家面馆,以后让孩子在杭州上学。

马进山所在的村,现在60%的人在吃“拉面”这碗饭。现在,拉面已成为撒拉族群众脱贫的主导产业。“让拉面的功能从糊口变为营生、生计变为生意。”循化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韩忠勇说,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从循化县走出去的拉面馆已超7000家,遍布全国100多个城市,输出劳动力4万余人,年人均收入5万元以上。

墙上悬挂着民族服饰,橱窗展示着腰刀、书架摆放着泛黄的文献……积石山县甘河滩村一处院落里,有这样一座保安族民俗博物馆。主人是保安族妇女马秀琴。也许是长年从事舞蹈工作的缘故,55岁的她身材苗条,脸上总挂着笑。

15岁那年,马秀琴作为保安族唯一代表,坐两天火车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数民族汇演。一辈子在外地打拼、投身艺术的马秀琴,2013年回到村里,承包一亩地,办起阿可可农家乐大院,不仅建博物馆,还办服装车间。“在保安语里,‘阿可可’意思是顶呱呱。保安族妇女从小学习刺绣,手艺好,她们在这里缝制保安族传统服饰,不出村就找到了工作。”她说。2019年,车间卖出7万元的马甲、裤子、腰带等保安族民族服饰。近年乡村旅游热起来,她开办的这家农家乐,主打保安族特色餐饮。离家30年,马秀琴觉得家乡最大的变化在教育。过去,女孩都早早嫁人,没什么好出路。“现在村里很多学生都外出上大学了,需要民族服饰。我的服装车间可以出一把力。”

“新风尚”与“常商量”

“要是按以前的‘行情’,小儿子娶媳妇肯定得借债。”撒拉族农民韩忠明说起家里的喜事,很感慨。他是循化县乙亥村村民,去年先后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两个婚礼花的钱,过去一个婚礼都办不了!”

循化县曾攀比之风盛行,结婚彩礼以及人情往来费用攀升,一些家庭因此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2018年以前,撒拉族婚礼的彩礼平均达到了二三十万元,一场葬礼十五六万元。真的是结不起婚,死不起人。”参与移风易俗工作的县里干部韩庆功说。现在循化县所有村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定章程、设立义务监督员等方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陋习基本破除。循化县副县长马洪涛说,开展移风易俗巩固了脱贫成果,减轻了负担,日子更有奔头了。

对于保安族贫困户周三姐而言,生活的转机也来自当地一种崭新安排。40岁的周三姐不识字,家住积石山县甘河滩村,6年前,丈夫意外过世,让她和两个上学孩子的生活陷入困境。“全村人搬着小板凳到村委会开会,村干部在会上讨论我家的困难,村里人帮我出点子。”周三姐说。

周三姐说的会,叫“村民知情大会”,是积石山县推广的一项脱贫做法。“就在村上开,不限时长,村民都发言,大小事宜沟通商议。”甘河滩村包村干部马登岳说。

“现在我家养了牛,我进了扶贫车间干活。大儿子去了县里的免费技能培训班学烹饪。”周三姐说,如今她家已脱贫,老房子旁盖起两间新房,“想给大儿子留着娶媳妇用”。8月26日,村里今年第三次村民知情大会召开。当天天下着雨,但周三姐搬着小板凳早早来到村委会门口,因为她有一些新问题要问大家,也想帮其他人。

积石山县与循化县隔黄河相望,保安族、撒拉族群众生活在这里发生巨变。在脱贫攻坚大考中,两地交出答卷:2018年9月,循化县脱贫;2019年底,积石山县脱贫。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新华社昆明9月17日电(记者王长山、彭韵佳、林碧锋)67岁的云南盐津县银厂村村民邵光前坐半小时摩托,来到豆沙关前的山脚下,沿着五尺道往上走。踏着斑驳的青石,有时还会踩进深深的马蹄印窝。

在向上走的过程中,视野开阔起来,五尺道、关河河道、内昆铁路、G247公路和渝昆高速,在眼前的陡峭崖壁间并行排列。每到这一刻,邵光前就产生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从始建于秦朝的五尺道算起,这5条不同时期的交通线路,并行在豆沙镇豆沙关前,成为独特的“交通博物馆”,见证着中国西南大山里的交通巨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云南设置郡县,并开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的道路,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秦首都咸阳镇里大墩、梅坡、甘河滩三个村子的联系。

滔滔江畔,削壁千仞,箬深路险。循着崖壁,崎岖五尺道蜿蜒起伏。

“历经2000多年风雨,五尺道蹄印深深,在此仍保留300多米,现在还是村民到镇的一条通道。”豆沙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侯林说,五道并行既是独一无二的交通景致,也是时代发展变迁的活化石。

在山高水急的西南边疆,开山筑路十分困难。作为川滇的重要通道,五尺道在修建后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

邵光前从小就听过“五尺道”的历史故

两千年“国道”之变



▲从空中俯瞰“五道并行”,从江边算起,一眼可见关河河道、内昆铁路、G247公路、五尺道和渝昆高速五道并行(8月10日摄,无人机全景照片)。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事,印象里这段路有200多个马蹄印窝,“以前马帮都会走这条路。”现在,这条路也成为他到古镇赶集常走的一段路。

在五尺道旁,交通线路不断出现,汇聚在豆沙关,游人至此如入时光隧道。

G247公路在豆沙镇境内全长12公里。它的修建,再次将西南边疆小镇豆沙关纳入中国交通发展的宏图中。

渝昆高速豆沙段贯穿豆沙镇全境,共16.8公里,是豆沙镇乃至盐津县重要的出境通道,承担大部分长途客货运输任务……

分管交通的盐津县副县长邓驹对这里

里,并设有一座车站——豆沙关站。内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对加强川滇联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G247公路在豆沙镇境内全长12公里。它的修建,再次将西南边疆小镇豆沙关纳入中国交通发展的宏图中。

渝昆高速豆沙段贯穿豆沙镇全境,共16.8公里,是豆沙镇乃至盐津县重要的出境通道,承担大部分长途客货运输任务……

分管交通的盐津县副县长邓驹对这里

的交通变迁如数家珍,更让他高兴的是现在盐津交通的规划和成就。

“目前,盐津县公路里程已达5600多公里。”邓驹介绍,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盐津县累计实施通乡油路及重要县乡道3条62.9公里,行政村通道路71条908公里,村组道路623公里,窄路基路面加宽134公里。

同时,新建关河跨河大桥12座,改造完成大中小危桥及新建桥梁共计34座,覆盖10个乡镇、94个行政村,使关河两岸及全县百姓结束了几代人依靠溜索和渡船过河的历史。

2016年初,豆沙镇长胜村林家渡桥建成,结束了盐津县建制村不通车的历史。2017年,盐津县实现建制村通硬化路率100%的目标。

“以前,村子不通公路,到豆沙关要步行4个小时。”邵光前见证了古道旁铁路、国道和高速公路在几十年间陆续建成,他的孩子坐火车或沿着高速公路坐汽车外出务工,现在,他也打算去山外的大城市走走。

“路通了,心里也亮堂多了。”邵光前笑着说。

千年风雨,五道并行,交通巨变。五尺道上的青石板早已斑驳不堪,但见证了中国交通在这个小小关口的飞速发展。

站在豆沙关前,侯林说,其实不只五道在此并行,天空有飞机航路,身边有4G信号,堪称立体化的通道汇聚。



乌英苗寨 “牧童班”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大苗山深处,受经济条件、传统观念、地域环境等影响,乌英苗寨40岁以上妇女几乎没有上过学。她们小时都是放牧,放牧、做家务,照顾弟姐妹,上学读书对她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她们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无法与外界交流。

今年3月以来,广西柳州市、融水县两级民宗、妇联、文明办等部门,广西融水、贵州从江两地政协,以及结对帮扶的广东省廉江市,联合在乌英苗寨举办“我教妈妈讲普通话”的“双语双向”培训班,聘请节假日返乡的大学生等为老师,为留守妈妈提供普通话、舞蹈、音乐等培训。

截至目前,乌英苗寨“双语双向”普通话培训班已举办70多期,培训班学生从第1节课的6人发展到目前近30人。驻村扶贫工作队还根据学习和劳动需要,建立课外实训基地,带领两省区妇女一起种植高粱、养殖禾花鱼,将课堂延伸到生产劳作中。半年来,小学教师、大学生、交警、电视台主持人、农业专家等来自社会各界的30多名老师走上乌英苗寨夜校讲台。“双语双向”课堂正逐渐成为乌英苗寨沟通世界的桥梁。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影报道



- ① 在乌英苗寨“双语双向”培训班课堂上,送教老师吴小舒(右)指导村民学习拼音(9月12日摄)。
- ② 在乌英苗寨“双语双向”培训班课堂上,村民代时英和女儿在听课(9月12日摄)。
- ③ 乌英苗寨“双语双向”培训班的同学们在学“簸箕画”(9月9日摄)。

“苦焦”西吉变“润”了

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贫困县战贫纪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新华社银川9月17日电(记者任玮)“快进屋,我给你泡茶喝!”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西吉县红耀乡红耀村村民柳志俊一边热情地招呼,一边打开自动上水电茶炉,烧水、洗杯、泡茶、分茶……娴熟的一番操作后,一杯杯茶水摆上茶盘,茶汤清亮,茶味甘甜。

这样泡茶,是曾经饱受缺水之苦的红耀村村民想都不敢想的事。“过去的日子‘苦焦’得没法说,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四五公里外担水,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去得晚就担不上了。”今年65岁的柳志俊回忆说,等到后来有了水窖,一年到头集雨扫窖,总也不够一家人吃的水。

缺水带来的“苦焦”,不仅是红耀村村

民的痛苦回忆,更是红耀村所在的西吉县摆脱贫困的最大绊脚石。作为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贫困县,西吉县将攻克“水之困”作为改善民生、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农村饮水解困、农村饮水安全、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等系列工程的实施,让西吉县农村7.4万户31.6万人喝上了“拧开龙头哗哗流”的自来水。

告别“望天吃水”只是第一步。今年以来,西吉县围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继续实施新建泵站、新建蓄水池、替换供水水源等工程,进一步提高供水保障率和水质安全。

“到今年8月底,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9%以上,供水保证率达95%,水质达标率达100%。”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王百灵说,西吉人民实现了从“喝水难”到“喝上好水”的转变。

“好水”进院门,只是脱贫攻坚的“必修课”之一。如今在西吉县,“两不愁三保障”基本实现,安全饮水、安全住房、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等保障率均达到100%。今年,西吉县又通过“四查四补”找漏洞、查短板,新增自来水入户1453户,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新纳入低保救助1659人,救助低收入家庭1724户……

在新营乡二府营村,村民王耀凯和妻子做小生意养活一家人,原来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不料去年的一场车祸让王耀凯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我们在‘四查四补’过程中发现王耀凯家有致贫风险,立即为他家申请了两个低保,并且协调安排他妻子在附近的土豆种植基地打工。”二府营村驻村第一书记贺军说,发现动态监测王耀凯一家的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紧盯解决问题,一张包片包户、上下联动、全面覆盖、动态监测的大网,已在西吉县295个村全面铺开。

“通过建立网格化责任体系,我们加强脱贫攻坚调度,及时掌握并解决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西吉县

常务副县长张永强说,县上每周召开一次直通到村的视频调度会,并建立脱贫攻坚工作“流动红旗”“黄牌警告”等制度。

脱贫攻坚收官在即,为了确保脱贫质量和成色,西吉县结合“四查四补”工作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西吉县,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已是普遍现象。”西吉县扶贫办副主任陈晓宁说,面对疫情给就业扶贫带来的难题,西吉县通过扶贫车间吸纳、返乡创业带动、劳务输出转移、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举措,确保贫困户不因疫情影响造成减收返贫。

“我们力争年内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3800元,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陈晓宁说。

把损失补回来,把“硬骨头”啃下来,如今,西吉县为剩余1575户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再紧弦、再加油,确保脱贫路上不漏一人、不落一户。